

性别视角下的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状况研究

亓摇昕¹, 郝彩虹²

(1.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劳动经济学院, 北京 100070; 2. 中国社会科学院 研究生院, 北京 100102)

摘要: 本文从社会性别视角研究了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的分化。实证分析表明, 男性高龄老人获得的社会支持相对于女性老人更全面; 婚姻状况和曾经职业的性别分化以及生活地区, 分别从不同维度作用于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的性别分化; 在同样的婚姻状况、既往职业状况以及生活地区背景下, 不同性别高龄老人的社会支持仍存在高度的性别分化。

关键词: 高龄老人; 性别视角; 社会支持; 影响因素

中图分类号: C913.6 摇摇文献标识码: A 摇摇文章编号: 1000-4149 (2010) 04-0078-05

A Study on Social Support Status of the Oldest Old in Gender Perspective

QI Xin¹, HAO Cai-hong²

(1. School of Labor Economics,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Beijing 100070, China;

2. Graduate School,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10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isparity of the oldest old's social support in gender perspective. Empirical analyses show that social support to oldest men is more comprehensive than it to oldest women, and this can be partly interpreted by the gender differentiation in the role of marriage and occupation. In addition, oldest olds have the same marriage, past occupation and live in the same area but with different gender get obviously different social support.

Keywords: oldest old; gender perspective; social support; influence factors

摇摇一、研究意义

高龄老人, 特指年龄在 80 岁及以上年龄组的老年人。高龄老人的社会支持是指高龄老人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精神慰藉等的获得渠道以及满足程度, 这里既包括经济需求、物质生活和医疗护理方面的获得状况, 也包括对老人心理需求的满足^[1]。截至 2008 年底, 中国高龄老人人数已经达到 1793.7 万人, 占全人口比重超过 1.5%^①; 而 2009 年统计数据显示, 高龄老人总数达到 2000 万人, 并且将以每年 5% 的速度增长。高龄老人人口规模的迅速增长, 对加强高龄老人生存现状以及社会保障的研究提出了要求。但与此同时, 在将高龄老人作为一个群体给予关注

收稿日期: 2010-01-07; 修订日期: 2010-05-18

作者简介: 亓昕 (1963-), 女, 黑龙江木兰人,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人口统计学。

①摇由《中国统计年鉴 2009》数据计算得出, 国家统计局网 <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9/indexch.htm>

②摇搜狐新闻网, <http://news.sohu.com/20091103/n267937928.shtml>

的同时，还应该注意其内部的分化。

性别作为一个自然的对人进行分类的标准，在一定的社会设置，包括一定的社会结构、社会制度、社会文化及社会习俗的作用下，就具有了社会意义，包含了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时代条件下的性别取向和性别歧视^[2]。社会性别导致的分化是普遍存在的，这种分化渗透于每一个个体中，遍布于家庭、职业和社会安排各个领域。本文的研究对象都是出生于1925年之前的群体。受传统封建思想、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影响，“男尊女卑”的社会背景及“重男轻女”的家庭观念，使这部分群体在青少年时期的成长和发展都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分化。女性被寄予的社会期望以及被要求扮演的社会角色，大多是边缘于主流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的，这可能导致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心理状态以及自我认同方面与男性的差别。这种个人经历或遭遇又会影响她们目前的生活处境。因此，对高龄老人的研究，性别视角不可缺少。

二、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老龄健康与家庭研究中心2005年的“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项目。这个项目起始于1998年，并先后于2000年、2002年及2005年进行了连续跟踪和补充调查。此项目覆盖了全国22个省市自治区，包括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北、北京、天津、山西、陕西、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四川、重庆。调查区域2005年总人口为11.09亿，占全国总人口的84.82%^①。调查随机选取这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大约50%的县、县级市与区开展调查。2005年的“全国老年人口健康状况调查”主要是一项针对高龄老人的调查，样本总体15638个，其中高龄老人样本10533个。本文使用2005年调查中高龄老人（80岁及以上）部分的数据^[3]。

三、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状况的性别分化

本文对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状况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其社会支持获得渠道的研究，而无法说明社会支持获得程度上的差别。社会支持包括工具型支持和情感型支持，工具型支持主要是经济供给和生活照料，而情感型支持则主要是精神慰藉。

数据分析显示，男性高龄老人经济支持来源于自身的比例是33.2%，依赖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以及其他人的比例为66.8%；女性老人经济支持来源于自身的比例为7.6%，依赖于配偶、子女及其他人等外界来源的比例为92.4%。可见，能够保持晚年经济独立的高龄老人中，男性的比重远远高于女性；相应的，主要靠外界资助的女性老人的比重高于男性老人。生活照料方面，18.9%的男性高龄老人在生病的时候可以得到来自于配偶的照料，而女性老人只有2.3%。由于有了配偶的照料，依赖家庭其他成员以及其他人员提供生活照料的男性高龄老人的比例，相对于女性老人要低得多。

情感型支持选取了“平时经常和谁聊天”这一变量来考察。25.9%的男性老人平时聊天的对象为配偶，女性老人同一指标值只有4.3%。由于大多数的女性高龄老人失去了从配偶那里获得精神慰藉的机会，所以女性老人更多从家庭其他成员或者其他人员处获得情感型支持。

高龄老人的社会支持，包括经济支持、生活照料以及情感支持方面都存在显著的性别分化。男性高龄老人自我保障的水平比女性老人强，其获得社会支持的渠道总体上也多于女性高龄老人。导致这个结果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本文认为，由于受传统封建思想文化和社会习俗的影响，不同性别高龄老人曾经在婚姻家庭中的地位以及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他们当下社会支持的获得。另外，与城市地区相比，传统思想文化和习俗的影响在农村地区更深刻，因此，生活地区也会强化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的性别分化。

① 由《中国统计年鉴2006》数据计算得出，参见国家统计局网站。<http://www.stats.gov.cn/tjsj/ndsj/2006/indexch.htm>

四、高龄老人社会支持状况的性别视角分析

(一) 婚姻状态对社会支持性别分化的作用

婚姻对不同性别的高龄老人具有不同的意义。相对于女性的从属性,男性在婚姻中大多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不仅主导着自己的生活,而且主导着家庭其他成员的生活。所以,婚姻对于女性而言,主要是提供一种合法分享别人社会经济利益的方式,是一种生活的保障;而对于男性来说,婚姻的作用更多体现在通过繁衍实现了自我社会经济地位的传承。这种历史的惯性决定了婚姻状态对于不同性别高龄老人的不同意义。

1. 婚姻状态的作用

数据分析显示,是否有配偶对于高龄老人能否从配偶处获得经济支持的作用并不明显。全部被访老人中,男性高龄老人主要从配偶处取得经济支持的比例为0.6%,女性高龄老人主要从配偶处取得经济支持的比例为1.2%,女性高龄老人经济支持依赖于配偶的比例略高于男性高龄老人,但低于通过自身或者是子女晚辈以及其他人员获得经济支持的比例。在生活照料方面,有配偶的高龄老人相对于没有配偶的高龄老人,配偶是他们生病时主要的支持来源,占50.8%,其次才是子女晚辈或者是其他人员。在情感支持方面,相对于没有配偶的高龄老人,有配偶的高龄老人经常与配偶聊天的比例达到73.1%,这充分说明在精神上对配偶的依赖程度更高。

婚姻状态从物质和精神等多个层面影响高龄老人的生活,使得有配偶的高龄老人总体的社会支持水平高于没有配偶的高龄老人。而男性高龄老人有配偶的比例与女性高龄老人有配偶的比例之比达到34.2%:6.2%,男性是女性的5倍还多,所以男性相对于女性更有可能获得全面的社会支持。

2. 控制婚姻变量后性别的作用

有配偶的高龄老人中,在经济支持方面女性依赖配偶及其他家庭成员的比例为77%,而男性为52.7%,女性高于男性;但在生活照料方面,男性和女性老人获得配偶支持的比例分别为43.5%和17.7%;同样,在情感支持方面,男性获得配偶支持的比例为75.1%,女性为65.7%。这说明,对于有配偶的高龄老人,经济支持方面女性比男性更依赖配偶的支持,而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方面,男性更依赖于女性。对于这一事实,可能的一种解释是,不同性别高龄老人,在晚年生活中依然延续了终其一生形成的性别角色定位。男性是社会人,其活动的主要领域在家庭之外,为家庭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上,对家庭事务或家庭成员不会给予太多的关注。而对于女性来说,家庭一直是其发挥作用的主要空间,其社会地位的彰显主要在家庭中实现,所以关注家庭和家庭成员是她们一生的使命。这些特点即使在高龄阶段也不会改变。

(二) 既往职业地位对社会支持性别分化的作用

职业在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确立过程中的作用,已经在以往国内外的研究中得到证实。研究者之所以选择职业作为衡量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维度,是因为不同的职业不仅具有不同的经济收入,而且拥有不同的权力,从而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社会声望。职业对人们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不是当期的,而是长期和深远的。

1. 既往职业的作用

既往有固定职业的高龄老人,从配偶处获得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比例分别为16.9%和23.8%,而曾经为“农林牧渔从业人员”的该项指标分别是7.5%和11.1%,曾经为“家务人员”的该项指标就更低,分别为4%和6.2%。这说明,既往职业稳定的高龄老人从配偶处获得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比例都相对很高,相应的由子女晚辈提供支持的比例也就低了很多。不过既往职业稳定的高龄老人,生病时由“其他人员”照料的比例为15.7%,平时经常与“其他人员”聊天的比例为10%,也都高于其他两类人,这可能是由于这部分高龄老人对社会服务资源的利用程度更高。可见,既往职业对于高龄老人当下的社会支持有重要的影响。曾经从事有固定收入工作的老人,相对于其他两类人,无论是在经济支持来源,还是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渠道

上，都更丰富，其社会支持水平也更高。

然而，不同性别的高龄老人既往职业地位分化极其严重，女性总体的职业地位比男性低很多。女性高龄老人中曾经从事有稳定收入工作的比例只有 9.6%，比男性高龄老人低至少 25 个百分点。同时，女性高龄老人中曾经一直从事家务活动的比例高达 24%，而曾经作为“家务人员”的老人恰恰是当下社会支持状况最弱势的群体。

既往职业地位部分地决定了高龄老人现在的社会支持状况，而女性高龄老人曾经的职业地位低于男性高龄老人，所以她们的社会支持状况比男性差也就不足为奇了。

2. 控制职业变量后性别的作用

在经济支持方面，既往从事固定工作的高龄老人中，男性主要经济支持来源于自己的比例为 75.4%，是女性的 1.35 倍；而既往职业为农林牧渔及自雇用者和家务人员的老人，这一比例低于曾有固定工作的老人，分别为 9.8% 和 23.7%，但却比同类组女性高出 3 倍以上。这说明，对于既往职业地位相近的高龄老人，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化依旧非常明显，但是，既往职业地位越高，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化越小，反之，既往职业地位越低，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化就越大。

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方面，既往的职业地位会影响当下社会支持状况。但总体上看，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性别分化更为显著。男性高龄老人中在生病时由配偶照料和平时经常与配偶聊天的比例都高于女性老人。相应的，女性高龄老人在这两方面从子女晚辈或者其他人员获得支持的比例也高于男性老人（见表 1、表 2）。

表 1 摇控制职业变量后高龄老人生活照料来源的性别分化

项目			生病时由谁照料				总计
			配偶	子女或孙子女及其配偶	其他人员	无人照料	
有固定职业	男	人数 (人)	321	896	192	12	1421
		比例 (%)	22.60	63.10	13.50	0.80	100
	女	人数 (人)	24	456	127	10	617
		比例 (%)	3.90	73.90	20.60	1.60	100
农林牧渔及自雇用者	男	人数 (人)	420	1886	144	48	2498
		比例 (%)	16.80	75.50	5.80	1.90	100
	女	人数 (人)	89	3857	249	59	4254
		比例 (%)	2.10	90.70	5.90	1.40	100
家务人员等	男	人数 (人)	32	131	12	2	177
		比例 (%)	18.10	74.00	6.80	1.10	100
	女	人数 (人)	36	1308	183	14	1541
		比例 (%)	2.30	84.90	11.90	0.90	100

表 2 摇控制职业变量后高龄老人情感支持来源的性别分化

项目			平时经常和谁聊天				总计
			配偶	子女、孙子女及其配偶	其他人员	没有人	
有固定职业	男	人数 (人)	439	785	123	71	1418
		比例 (%)	31.00	55.40	8.70	5.00	100
	女	人数 (人)	44	454	81	35	614
		比例 (%)	7.20	73.90	13.20	5.70	100
农林牧渔及自雇用者	男	人数 (人)	578	1612	185	120	2495
		比例 (%)	23.20	64.60	7.40	4.80	100
	女	人数 (人)	169	3593	268	214	4244
		比例 (%)	4.00	84.70	6.30	5.00	100
家务人员等	男	人数 (人)	44	110	12	11	177
		比例 (%)	24.90	62.10	6.80	6.20	100
	女	人数 (人)	62	1247	152	73	1534
		比例 (%)	4.00	81.30	9.90	4.80	100

摇摇 (三) 生活地区对社会支持性别分化的作用

生活地区作为一个根据人口、地貌和产业特征划分的地理概念,在一定的行政制度下,就成为一个具有经济意义、牵涉到利益关系的社会概念。

1. 生活地区的作用

城市、镇、农村高龄老人在主要的经济支持上,来源于自己的比例是逐渐下降的,分别为41.2%,16.6%和7.3%;而来源于家庭其他成员的比例是逐渐增加的,分别为49.6%,72.7%和85.6%。相对于镇和农村的高龄老人,城市高龄老人的自我经济支持能力强,主要是因为其中很多人有社会养老金。高龄老人从配偶以及其他人员获得生活照料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城市9.8%和16.3%,镇为8.9%和9.6%,农村为8.2%和4.8%;获得情感支持的比例从高到低依次是城市14.7%和10.3%,镇为12.7%和9.3%,农村为11.8%和9.2%;而相对于城市和镇的高龄老人,农村老人从子女晚辈处获得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比例则最高,分别达到85.3%和76.8%。这种结果,一方面说明城市 and 镇的社会服务资源相比农村更丰富,另一方面说明城市和镇的老人对社会服务资源的利用程度要高于农村老人。

2. 控制地区变量后性别的作用

抛开高龄老人经济支持的城乡差异,单纯从地区内部来研究其经济支持的性别差异。城市、镇和农村男性高龄老人自我经济支持的比例,分别是城市女性高龄老人的3.6倍、4.3倍和6.7倍。这说明,农村地区高龄老人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化大于镇和城市地区,镇的高龄老人经济支持的性别分化又大于城市地区。无论是城市、镇还是农村,女性高龄老人相对于男性高龄老人,由配偶提供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的比例都低很多,分别为城市男性高龄老人的0.12和0.17、镇男性高龄老人的0.13和0.17、农村男性高龄老人的0.13和0.16,而由子女晚辈提供生活照料的比比例则高出很多。这说明,与经济支持在城乡和性别方面的分化都很严重的情况相比,不同生活地区之间的高龄老人,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方面性别分化不是特别显著。而同一生活地区的高龄老人,在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方面存在着显著的性别差异。但是,对于同样性别不同地区的高龄老人,其获得的生活照料和情感支持状况是基本相似的。

五、结论

通过全文的分析得出以下结论:第一,男性高龄老人相对于女性高龄老人,在婚姻状态、既往职业地位等方面都更为优越。第二,男性高龄老人婚姻状态和既往职业地位相对于女性老人的优越性,决定了其社会支持的获得上更为全面。另外,生活地区显著影响了社会支持性别分化的程度。农村地区高龄老人社会支持性别分化的程度,相对于城市和镇的老人更为严重;而镇的高龄老人社会支持性别分化的程度要高于城市老人。此外,在分别控制了婚姻状态、既往职业地位和生活地区以后,男性老人的社会支持状况依然优于女性老人,这进一步说明了在传统封建思想文化摇篮中孕育出来的社会性别分化作用的顽固性和持续性。

参考文献:

- [1] 李建新. 社会支持与老年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关系研究 [J]. 中国人口科学, 2004, 增刊.
- [2] 祝平燕, 夏玉珍. 性别社会学 [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 8.
- [3] 同 [2].

[责任编辑摇摇董洪敏]